



海丝

海上古城

□丁文清

七百多年前,这里是这颗星球上最沸腾的港湾,城外的港口停了上万只船,城里住着十几万人。朱熹来了,这位理学宗师,在此临海听风,将波涛声写入格物致知的沉思;马可·波罗千里迢迢也来了,这个踏遍山河的旅行者,在这里看见了他梦中的东方……这里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,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,也是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。

这座海上古城,是泉州。

几十年无数次来打泉州,细细梳理,留下比较深刻印象的有三个“一”:一大景观的奇异组合,一个姓氏的历史变迁,一位俗人的现实能耐,透视出这座城市包罗万象的包容度。

一大景观,是泉州城内的奇特排列——伊斯兰教、印度教、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、摩尼教挤在一座城内,不仅互不干扰,而且互相致敬。泉州人做了数百年的海上生意,阿拉伯人来了就修清真寺,印度人来了就刻湿婆神,当下,开元寺内依

然供着印度教神。泉州人说,船出海,残酷又凶险,什么事都会发生,你得让所有神都站在你一边,朋友多多益善,神灵也是多多益善。泉州人的观念与海一样是开放的,在来来往往的香火里,在端端正正的信念中,你拜你的,我拜我的,相安无事,和平共事,求的是心安,求的是平安。

一个姓氏,是来自远方的丁姓。由于我姓丁,而且是来自回族的丁,所以,很早以前一路寻祖就寻到了泉州陈埭。陈埭镇中心的丁氏宗祠,始建于明永乐年间,整体布局呈“回”字形,后殿东北角削角砌筑,让“回”字口部与汉字书法转角顿笔象形。祠堂的装饰有很多精美的木雕、石雕,但正厅门楣上方木雕以及廊心石墙雕刻着阿拉伯文“清真言”的组字图案及信仰伊斯兰教的“吉祥鸟”字画。汉回融合的风格让整座宗祠散发出开放性、多元化的气息,而丁氏家族也是这互为因果互为融合的故事。南宋末年,阿拉伯人赛典赤·瞻思丁随海上丝路而来,

后裔取名为姓,有了泉州人的好客,才有了外来“丁”的融入与繁衍。

一位俗人,是忘年交王先生,说是“先生”其实就是个“90后”。他年纪轻轻就横跨商艺二界,三教九流行行懂,阴阳八卦样样通。他如海纳百川似的四处乐施,像海上佛国中人一心向善,对谁都好,演啥都像,办啥都行,好像长出了三头六臂;朋友要搬家,运输、装修、设计者一气输出;老师要出书,写序的、插图的、主讲的应有尽有……有了他,就像得了个百宝箱:省心,放心,开心。

三个“一”,不过是同一片海的三副面孔:一大景观,是海的气量;一个姓氏,是海的温度;一位俗人,是海的活法。番商云集、宗教并存,四海齐聚,从而造就了“市井十洲人”的视野与胸襟,交际中常显推心置腹的直率与仗义,待人重然诺,交友掏心肺,从商尤重“信”字;心中一片蔚蓝,近水楼台采撷海上吹来的风、飘来的雨,便长成了心无旁骛、胸无杂念

的通透豁达。

都说泉州满城都是“圣人”,其实,更多的是“道人”,他们讲究道法自然,随风而动,随水而迁,他们遇而安,不与天斗,不与海斗,不与人斗。想当年,面对海禁,既有“输人不输阵”的气势,又有顺势而为的应变智慧。一座城循理循道,不只是靠一往无前、锲而不舍的努力,更是靠以退为进、不争一城一池的雅量,靠放眼全球、阅尽千帆的度量。

在那张早已泛黄的航海地图上,整个世界曾被浓缩为两座发光的坐标:一座是地中海畔的亚历山大港,另一座,便是东方海岸线上的刺桐港。千年的浪涌与风涛,早已刻入泉州人血脉的潮汐图谱,每一次脉搏的起落,有大海的呼吸,也有远古的呼唤。这座被海水反复擦拭的海上古城,曾拥有荣光,也曾走入边缘,但具备“海”的元素与“古”的资本,便有了不计一时得失的从容,海风再起时,它自会重新站到潮头。



真正的幸福如青鸟般
隐匿,它不在遥远的彼岸,
而在身边的日常与心底的
珍视里。



竹篮记

□张聪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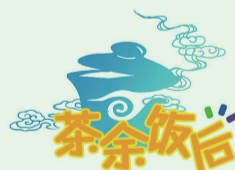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,有一个竹篮常年悬挂在老屋的梁下。它的篮身上留着我初中时用毛笔写下的四个字“三兴为记”,家里人总说看见这几个字,就能马上认出这竹篮是自家的物件。

早年间物资匮乏,大多数家庭的物件都有限,平时邻里间借篮借筐、借桌借凳,也是常有的事。那时家家户户的竹篮形制相近,颜色相仿,一旦混在一起就难以分辨。为了增加辨识度,大家便在自家竹篮写上字,当作独有的记号,而“三兴为记”便是父亲给我家定下的“标记”。除了防止拿错,避免邻里间产生误会,这些记号还承载着大家的愿景和期望。

记得当时接下父亲交代的差事,我赶紧跑到书桌前研墨,接着拿起毛笔蘸饱墨汁,又在纸上练习了几遍,才一笔一画在竹篮上写下“三兴为记”。之后父亲又让我用碗盖在字外画一个圆圈,接着拿笔在圆圈边缘添了一圈锯齿状的细纹。完工后,还在写字的地方涂一层烤熟的桐油,这样待晾干后,即便遇着雨水,竹篮上的字迹和纹样也不会褪色。从远处看,那记号犹如一轮初升的太阳,近看又似一朵盛开的向日葵,那时的我不懂它的含义,后来听父亲解释,才知道这个像太阳的记号,寓意日子红火火,火,家业兴旺发达。当时农家人都是日出而作、日落而息,即使躬耕不辍,终年辛劳,生活依旧难有大的起色。长辈们发现无力扭转困局,便试着将希望写进日常,把光亮画在眼前,想要借由一个竹篮、一圈墨线,给生活留一些盼头。

后来查阅资料,我知道了这种朴素的祈愿,并非闽南地区独有。正如南宋诗人陆游在诗中写道:“箫鼓追随春社近。”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,每至春社、秋社,乡村便箫鼓齐鸣、焚香祈神,求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、岁岁平安,千百年传承不息。而我对对书法的深入学习,也明白了竹篮上的题字与纹饰,实则是古代瓦当文化在民间的延续。古时匠人制器,常在器皿上刻符号、图腾、吉祥纹样,如“卍”字纹,多为寓意吉祥的纹饰,很少看见匠人留下自己的姓名。及至后世,民间制瓷、陶刻才渐渐出现匠人落款,这一演变何时开始,我未加考证,不敢妄言,但其中一脉相承的,始终是百姓对器物的珍视和对生活的祝福。

如今,那个竹篮早已被岁月风霜侵蚀得有些破旧了,可上面的墨迹还留着,每次看着它,我都会想起年少伏案练字的午后,想起父亲站在一旁指点我勾勒纹路的模样,想起从前街坊邻里互相借用农具、互通有无的日常。正如父亲说的,竹篮破了,“太阳”却还在,日子不停往前走,生活依旧有盼头。



带“数字”的植物

●二月蓝:一种十字花科野花,又名“诸葛菜”,花瓣呈淡紫色,嫩茎叶可清炒、腌渍。
出处:只今诸葛菜,何似邵平瓜。
——宋·李石《诸葛菜》

●五叶松:一种松科松属的常绿乔木,它的针叶通常五针成簇,又名“五针松”,也是一种庭院常栽种的观赏树木。
出处:五枝媚天葩,餐日半山开。
——宋·沈辽《五叶松》

●六月雪:一种茜草科常绿小灌木,花期多在夏季,开出的白色花朵细小密集,远观犹如枝头落满雪花,如今常用来制作造型盆景。
出处:开当暑月最清华,一树玲珑映碧纱。
——清·袁枚《六月雪》

●七叶树:一种高大的落叶乔木。因为叶子通常由七片小叶组成像手掌一样,也叫作“娑罗树”,结出的果实还可以入药。
出处:楚州淮阴娑罗树,霜露荣悴今何如。
——宋·芮烨《从沈文伯乞娑罗树碑》

天伦



这几年,我的体力大不如前,每次爬两层楼就得停下来喘口气。孩子们担心我步行上下楼太费劲,便让我从住了二十多年的七楼搬到带院子的一楼。

我年轻时喜欢打乒乓球,老伴知道我的爱好,便请师傅在院子一角,用水泥和红砖砌了一个结实的乒乓球台。不过球台有了,对手却难找,老伴眼神不好,看小小的乒乓球来回飞,跟看流星似的,一晃就没了,别说打了,连捡球都费劲。正当我对着崭新的球台愁眉不展时,七岁的小孙子跑过来:“阿嬷,我陪你打球。”我看着他那张还没球拍大小的小脸,半信半疑,心想这小家伙平时做什么事都是三分钟热度,真能陪我打球吗?

没想到,这孩子打起球来有模有样,只见他小小的身子站在球台一头,掂着脚尖,

孙子给我当“陪练”

□苏应纯

手里紧握着比他脸还大的球拍,一脸严肃,一点不见平日嘻嘻哈哈的模样。不过开始练球了,小孙子的孩子气还是很快显露出来,每次我回击一球,他没接住,立马小嘴一撇,嚷嚷道:“不算不算,阿嬷发球姿势不对,犯规了。”我哭笑不得,只好由着他计分。轮到小孙子发球了,那球要么“软绵绵”地滚到我这边,要么一下“飞”向墙壁,他见状又气鼓鼓地抱怨:“这球太不‘听话’了。”每次瞧见他这副可爱模样,我心里都会乐开花,感觉打乒乓球多了不少乐趣。

有时候,小孙子还给我“传授”技巧。“发球时手腕要这样压着点。”“阿嬷,你打球得用腰发力,不是光靠胳膊。”他往往一边说着,还一边煞有介事地挥舞球拍,模仿着电视里运动员的样子,那小大人般的神态,总是逗得我忍俊不禁。我每次都装作很受伤的

样子,点头回答道:“原来是这样,谢谢小教练的指点。”小孙子一听这话,肯定扬起小脑袋,仿佛一只翘着尾巴的小猫,得意扬扬。

我们练球的过程中也是“状况百出”。有时打着打着,一只蝴蝶飞进院子,小孙子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过去,接着球拍一扔,便追着蝴蝶满院子跑。有时发现比分领先了,他就赶紧喊暂停,然后一本正经地跟我说:“阿嬷,我渴了,要喝冰镇西瓜汁。”那样子仿佛已经赢得了比赛,要求得到奖励。也是在这样的玩乐中,我的筋骨活动开了,每次练球出了一身汗,整个人都感觉舒坦许多,心里更是被孙子的笑声填满满满当当。

久而久之,我和小孙子的话题变多了,他会在打球时跟我分享学校里的趣事,我也经常跟他念叨自己年少时学打球的经历。一方小小的球台,渐渐变成我们祖孙俩

四季



盛夏时节,闽南的天气是“烧滚滚”又“滂沱滂”,不过本地人自有方法消暑解热。

我老家在闽南的一座岛上,生活在那里的孩子们一到夏天,都喜欢往位于西南处的洼地跑。这是一个蓄雨池,平时人们会在此放养鱼苗,里头的水也能灌溉周边的田地,不过到了夏日,这里就成了孩子们的“水上乐园”。我年少时一放暑假,总会呼朋引伴去那处洼地玩水,玩累了就直接仰躺在“浅水区”上,任由小鱼啄脚趾头,那触感就像有人拿着棉花签轻轻挠着,舒服极了。不过有时雨下多了,洼地里的水变得绿油油,看起来很浑浊,大人们便不允许孩子们靠近那里,说是跌进水里容易受伤,一旦喝了不干净的水,还容易闹肚子。

过去上学日的晌午,一些孩子不想

午休,又不怵头上顶着一轮大太阳,就会偷偷跑去学校后面的海边戏水。有时玩得忘记时间,忽然听见预备铃声响了,才赶紧拔腿往学校跑。有些人来不及用淡水冲洗脚丫,只能踩着带沙的鞋子冲回教室,等下课了再到水龙头边冲洗脚上的细沙。放学后,不少孩子回家路上也得经过海滩。若是天色尚早,他们会跑去海边玩水,等到太阳快要靠近海平线了,再拎着鞋子,光着脚跑回家。

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,大人们都不允许自家孩子独自下水,总得等到他们赶海回来,有空了再带去浅滩戏水。有时水性好的大人会带着孩子下海游泳,过程中免不了灌几口水,之后回家一进门,就要赶紧找水喝,才能滋润干得冒烟的嗓子。记得每次跟着长辈下海,我都觉

得嘴里像是蒙了一层盐,用凉白开压根冲不散,最后只得去打井水来漱口,才稍稍缓解这种不适感。

休渔期不出海了,不少渔家人便在自己家屋前屋后种些蔬果。夏天热得没胃口了,就去地里摘几根黄瓜凉拌,或是拿番茄拌糖吃,这样不仅能快速消解身上燥热,胃口也会变好一些。

岛上人家栽种的水果,多是桑椹、芭乐、桃子或葡萄。孩子们经常等不及果实成熟,不时就偷摘一颗往嘴里塞,但没到采摘季,这些果子的味道又苦又涩,并不好吃。于是大人一便用糖、话梅将果子腌制入味,如此一来,它们的滋味不再涩口,吃起来酸酸甜甜,不仅对味觉颇具冲击力,也特别开胃。

岛上还流传着不少防暑降火的“土

方”。每到这个季节,一些认识草药的长辈便经常从路边、沟渠、地头、墙角等地方采摘一把草叶回家,当中有蚂蚁草、灯笼草、鬼针草或车前草,把它们淘洗干净,再放进锅里用柴火烧开,晾凉后就是清热解暑的凉茶,出门前喝一碗,还能预防中暑。以前我对这些凉茶总是格外抗拒,觉得它们的味道太难入口,往往一碗下肚,苦得我腰都直不起来。不过现在成了大人,我又会抽空去田埂采摘新鲜草药煮凉茶,然后劝孩子少量分次喝下,帮身体解暑解气。

如今,家里早已安装了空调,冰箱里也常备各种冷饮,但生活在岛上的人们仍然保留着过往消暑的习惯。就像我,会在傍晚时分去滩涂浅水区蹚水纳凉,在家腌制酸甜鲜果或是定期煮草药凉茶,看似是一些不起眼的小事,却能让我借此重温逝去的旧时光。

食事



(CFP图)

油柑回甘

□吴妩

我对于油柑的记忆,是在泉州开启的。那是盛夏的一天,我刚抵达这座古城,因为感冒尚未痊愈,嗓子疼得厉害,游玩的兴致也减少了大半。

就近走入一家小店买水,或许是注意到我说话的声音有些嘶哑,店主把矿泉水放在收银台,关切地问:“你嗓子不舒服吗?”我付好钱,轻轻地嗯了一声。“那你稍等一下。”店主一边说着,一边快步走向里间,出来的时候,她把一个小罐子递给我,笑着说:“这是家里人腌的油柑,你带回去吃,治喉咙很有效。”我感激地接过并询问价格,她却连连摆手,更加用力地把罐子按到我的手里。

回到酒店,我立马取出那个罐子,拧开瓶盖,一股微酸的果香随即扑向鼻尖。估计是被盐水或者糖水浸泡了许久,瓶中的油柑泛着珍珠般的光泽,看起来甚是诱人。我用手拈起一颗圆润的果子放入口中,一股酸涩的味道瞬间弥漫在口腔中,转眼间津液开始分泌,喉咙变得不再干

涩,吞咽也顺畅许多。不知道是否因为油柑的功效显著,隔天我的嗓子竟然不再难受了。也是从那时起,油柑清浅的香气便留存在我的心里,久久挥之不去。

后来与家人一起来泉州旅游,我再次见到了这种水果。那是一个街边小摊,“油柑汁”的招牌立在摊子前,青绿嫩黄的油柑鲜果堆成小山。果子表面呈半透明状,凑近看,表面还布满着浅色的纹路,有些还带着如晚霞般的红晕,羽毛般细密的油柑叶散落其间,把一颗颗油柑衬得格外水灵。摊主是一位声音洪亮的老伯,他打开深蓝色的保温桶,用勺子麻利地舀出冰镇油柑汁装杯,又热情地递过来几颗新鲜的油柑,让我们尝味道。我把一枚黄绿色的油柑放入嘴里,初始的味道又酸又涩,但咀嚼几下,一股清甜便涌向味蕾,很快也冲散了酸涩的滋味。

可惜的是,油柑在我的家乡并无种植,山野陌阡,也难觅它的身影。每次想要吃上几口油柑或是喝一杯油柑汁,我都得

特意网购腌好的油柑罐头或是冷冻鲜果。几年前,我去新加坡旅居,有次漫步当地的植物园,视线流连在各种陌生的植物之间:绢花质地的侧金盏花、色泽醒目的猩红椰子、晶莹剔透的乌莓、极致魅惑的蝎尾蕉……忽然,一棵正值盛果期的油柑树闯入视线中。风起那刻,玉雕般的果子在青枝绿叶之间微颤,几乎要将枝条压弯,那颜色浑然天成,带着阳光洒落留下的光斑,让我一看就挪不开脚步。没想到到仅有数面之缘的果实,竟能在异国植物园里再度相逢,着实令我惊喜不已,之后还特意去市场寻觅油柑鲜果,买上些许品尝。当熟悉的酸涩回甘在口腔蔓延,也瞬间勾起我初次“邂逅”油柑的旧日回忆。

如今,我仍会定期网购油柑制品存放在家中,有时喉咙干涩或是胃口不佳,便要取几颗腌油柑吃,或是榨一杯油柑汁饮用。偶然在泉州初识油柑,让我记住了这种水果的独特口感,又将它纳入日常的饮食中,想来这就是食物带来的奇妙缘分。